

竹香四溢的老弄堂里，她守着一门老手艺

□记者 姚舜妤 文/摄

普陀沈家门东大街50号的滨港158弄里，藏了一家不起眼的竹器店，说是店铺，其实很难找到一块具体的招牌，有的只是零星摆放的竹器和若有似无的幽幽竹香。

今年55岁的陈红是店主之一，多年前她从公公手里接手了这家竹器店，也跟着学了些手艺，丈夫林安彪则负责采购、送货。5月20日下午，记者见到了陈红，她正坐在一把传统竹凳上，笑眼盈盈地看着巷弄里来往的行人，有熟人就聊上几句，有人问路她也热心应答，不吆喝，安安静静的，一如她与她的竹器店。



弄堂里的竹器店

滨港158弄在车水马龙的沈家门东大街并不显眼，这是一条已经拆了一半的老巷子，只有路过时不经意偏头一瞥，才可能看到巷子里零星摆放的竹制品。陈红经常坐在弄堂里的一把老式竹椅上售卖竹器，或是露天做些洗锅用的洗帚。

老弄堂不宽，两人并肩走有些费劲，尽头就是沈家门渔港。记者拜访的当天刚下过雨，路上有些浅浅的积水，在陈红的带领下去看她家的竹材仓库，一路上能闻见海水的咸腥味以及雨后的湿润气息。但当仓库的卷帘门被掀起时，能闻见的就只有扑面而来、萦绕周身的竹香，一种纯净的、令人心神安定的气味。

一百多平方米的老屋改成了仓库，除了门口的一小片空地，几乎没有落脚处，四面堆放的竹材比人还高，人目可见最多的是笋壳。陈红说这是用来包粽子的，端午节快到了，这种“豹纹”笋壳成了热销品，做舟山传统粽子的人家和生意人常到她这儿进货。

除了笋壳，还有大扫帚、竹筛、箩筐、洗帚等竹制品，有的是她从外地进来的成品，有的是她和公公亲手做的。

“这家店是公公于1993年交给我打理的，我跟着他学了点皮毛。”陈红介绍说，竹器店名叫“林安彪竹器店”，登记用的是陈红丈夫的名字，但丈夫平日只负责采购原材料和给客人送货，做竹器的依旧是陈红和她的公公。

陈红的公公今年93岁，虽然耳朵听不太清，但好在一双眼睛还很亮，能用竹篾编出漂亮的竹器。“现在在卖的竹筛、团箕、箩筐都是我公公做的，还有一些是委托大展一位老师傅制作的。”陈红笑言，她自己编不出那么精致的竹器来，最拿手的是刷锅用的洗帚，因为这个最简单，“公公13岁开始当学徒，学做竹器，想要学会这门手艺，至少得潜心学个三年，年轻一代没有这种心力了。”

指尖上的竹子艺术

将竹子变成竹器，里面的门道很多，从选材这一步就开始讲究。陈红自己虽然不会编复杂的竹器，但看着公公一步步操作，也常忍不住感慨其中的精妙。

现在人们对竹器的需求量少了，陈红他们每月去宁波象山一带进一次货，一次带回五根左右的大毛竹和一些笋壳。“竹子得是生长三年以上的大竹子，六龄竹最为理想，韧性适中。三年以下的竹子太脆，做成竹篾编起来容易断裂。冬天的竹子要比夏天的好，因为冬天的竹子不容易生虫。”

拿到竹子得先把竹子变成竹篾，再用竹篾编竹器，而做竹篾也是一道大工程。首先要把竹子劈开，常常是一筒青竹，对剖再对剖，剖成竹片，再将竹皮竹心剖析开，分成青竹片和黄竹片，剖出来的篾片，要粗细均匀，青白分明。

青篾丝柔韧，适合编织细密精致的篾器，加工成各类极具美感的篾制工艺品。黄篾弹性差，难以剖成很细的篾丝，故多用来编制大型的竹篾制品。

将竹子剖成篾丝后还要处理边缘，刮去毛刺边缘，如果篾丝宽度不均，也要在这个阶段进行削刮，最终以厚薄匀称，细腻柔软为佳。“有的篾丝还要过拉丝板，拉过的竹篾边缘是圆的，手可以直接触摸，不用担心被锋利的竹片割伤。”陈红给记者展示了两个造型不一的竹筛，一个孔隙大，篾丝扁平，海边人家常用来晒鱼。另一个几乎看不见底部的孔隙，编织手法更加细腻，篾丝边缘圆润，这是用来淘米的米筛。

陈红做洗帚则没有那么多讲究，将竹子剖成丝后捆作一把，再往里塞一块竹子让竹丝散开就完成了，全程不过五分钟。“复杂的竹筛、箩筐，让公公这种熟练的手艺人来做，一天也只能做一个，因此价格就高很多。”陈红说，她在仓库里放了几个公公做的大团箕，是专门用来晒茶叶的，但因为工序复杂，得卖180元一个，一般人家都不愿意花钱买个晒茶叶的竹器，这几个团箕就被她束之高阁了。

落寞的老手艺

在弄堂的墙上还能看到未拆的老路牌，上写“滨港十弄”。陈红称，这里以前是沈家门一带有名的竹器弄，要问去哪里买竹器，大家都知道要去滨港十弄，“以前这一片有好几家竹器店，但现在就只有我们一家专做这个了。做竹器的老师傅过世后，手艺没能传下来，铺子就一家家消失了。”

等公公做不动了，陈红会否接过他的衣钵？陈红说：“大概是不会的。老底子的舟山人家家里，谁家没几把竹椅，没几个竹筛？但现在买竹器的人少了，很多竹器都被塑料制品替代了。年轻人没有用竹器的习惯，老一辈又不愿意花这么多钱来买。”陈红告诉记者，现在手工贵，过去卖二三十元一个的竹筛，现在要卖六七十元，一个竹编箩筐要卖150元，一天还只够编成一个，“现在来买的最多的是饭店的人，他们用木桶蒸米饭，底下要放竹编的蒸屉，最便宜的洗帚也卖得不错。箩筐大多卖给了寺庙里的僧人。”

弄堂的石板桌上，陈红还放了两盒织网用的网梭，一盒是她用竹子做的，一盒是塑料的，相比塑料网梭易老化断裂，竹制网梭更加实用和环保，也更受欢迎。但陈红说：“现在连织网也能用机器完成，这竹网梭被买去只用来补网，需求量也大大下降了。”

陈红的女儿今年三十岁，在竹器堆里长大，经常看妈妈和爷爷做竹器，时不时拿来把玩。“要问她愿不愿意继承家业，她肯定是不愿意的，小时候她怕手被竹刺扎到，况且现在做这个已经没有市场了。”陈红说。

只有老师傅们还坚持着传统的竹编手艺，陈红店里的竹制扫帚和竹椅都是从象山一带进来的成品，在那里尚有一片竹文化的沃土。而在舟山，会做这类竹器的老师傅已经很难觅到。

“新做的竹椅是青黄色的，坐久了就会变成棕红色。老一辈人还是爱坐竹椅，他们说这种更舒服。”陈红搬出一新一旧两把竹椅，人一坐上去，竹椅吱呀作响，这响声是几代人的乡愁。

